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六十四回 海鷗何事更相疑

文祥腦中空白一片，他一直在人天交戰，不是已經過關了嗎？怎麼轉眼又回到關裡了？是的，自己的情關是過了，但主觀客觀環境一變，大我是否仍為一有情世界？如若無情，世界又在哪裡？人生而有情，有情難道又是罪惡？他不必看，腕上的佛珠早已黯淡無光，雖說是否姓為了安全理由而關掉，卻關不住他的認知和反省。

杏姑只是個偶然事件嗎？人生哪件事不是出自偶然？人與人的關係，實際上代表著一個系統與另一個系統的交集，在系統之間，並沒有黑白分明的界面區隔著。人體中也有無數個系統，當彼此融洽無間時，可以稱之為健康。一旦生病了，就表示某一系統與另一系統有了隔閡或矛盾。

個人如此，社會何獨不然？宇宙就是各個系統的總集合，一個一個的問題，一層一層的問題，問題再加問題，怎樣才能解決呢？

問題就在這裡，究竟什麼叫做問題？如果把系統間必然發生的事件統稱為問題，那只有等到宇宙靜止下來，時間、空間都消逝了，系統無存，問題才真正能迎刃而解。但如果把這些問題只當作過程，順應自然的規律，讓過程成為過程，哪裡又會有問題？

文祥當然知道這個道理，只是當問題發生在自己身上時，過程停滯了，我心浮現了！是的，問題就在這裡，自我！

杏姑愛我！我不能對不起愛我的人！那不是「我」嗎？

杏姑的遭遇值得同情，可是人世間誰的遭遇不值得同情？難道桃姑、李姑就活該？不錯，她們輕佻放蕩，那不正是她們遭遇的結果嗎？設若杏姑也遭父親強暴，以她剛烈的個性，身心受創之下，說不定會變本加厲，更為淫蕩！

不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講，人本來就不是一個理想的系統，說穿了，也不過是過程中的一個過程罷了。其過程之一，是由最簡單的物質基礎、排列組成最複雜的物質結構；其次是在能量變化的過程中將效率推向最高；最後是「數」，由無窮大的數，趨向於一。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，這是無情？還是有情？

感情只是一種感受，在自我認知下的一個過程。因有感而心得以動，大腦得以思考，把所感化為所知，人就完成了系統所賦與的功能。

換句話說，杏姑的遭遇是個事件，如果由此事件中，人認知到強暴是一種有傷於感的行為，因而全力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，人就對這系統有所貢獻。再若進一步認知到，在同一個家庭中因強暴而導致全家痛苦，如能加以避免，人就對這若干共同生活的系統有了正面的貢獻。以此類推，人的價值就建立在這種認知上，而得於一。

中國傳統文化是幾千年累積的珍貴經驗，在這些經驗上，中國人選擇了和諧的統一。正因為有過不少類似杏姑的事件，有智慧的老祖先就提出了家庭倫理與社會道德的嚴格要求。西方亦然，但卻建立在非經驗式的宗教教條上。這種倫理道德以及宗教教義，導引著人類走過了漫長的痛苦歷程，建立了文明。

然而，文明也是一個系統，在整個系統的整合中，也只是過程的中站。到了十四世紀，西方社會產生了一種新的排列組合，宗教禁不起現實的挑戰，被科學觀念淹沒了。繼之而起的是人類文明與自然體系的矛盾，也成為西方與東方的鬥爭。

終於二十世紀過去了，一個建立在科學機制上的超高效率系統，將演進了千萬年的過程，一舉濃縮在人類與機器之間。這時人不再是宇宙進化的重心，機器也還沒有成熟，系統間動盪不安，所有發生過的問題再一次浮上檯面。

對人類文明來說，杏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事件，但是對一個處於反思過程中的個體，杏姑卻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！

文祥於明瞭了，紅教教祖所言的十二道關隘，並非一一獨立，也不是一關過了就永保平安。正如佛教所謂的三十三天，每昇進一層天界，所有的過程又得重新再歷練。人生就是這三十三天的道場，要不斷修持，不斷努力，永無止境。

杏姑恰如一陣薰風，帶來絲絲溫馨，帶走淡淡遺憾，還帶來更進一步的清明。情是什麼？對文祥而言，此時「心如天青」，再厚的濃雲也未染上些微的殘影。

自從他被風不懼拉到一旁，他就靜靜地坐著參詳這些道理，無視於眼前發生的一切。直到杏姑隨同嬰兒去了，他猶未察覺，只嘴角掛著一絲微笑。

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」身後傳來衣紅的嘆息聲。

文祥從遙空中回來，見眼前情勢已變，光罩撤了，千奇百怪也來了，大家都盯著他。衣紅更是淚痕未乾，文祥有些靦腆，只好說：「道心不淨，諸位見笑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見笑？我連哭都來不及！」

文祥環顧眾人，說：「有什麼好哭的？大家都安好呀！」

衣紅嘆口氣說：「駭公子！我看你不是無情，而是無知！杏姑呢？」

文祥對後半部的發展一無所知：「杏姑怎樣了？剛才不是答應嫁給四法王嗎？」

衣紅問：「你到哪裡去了？沒看見杏姑被那妖孽綁架了？」

左非右插口道：「不是杏姑，是若夢！」

文祥更是不解：「誰是若夢？」

衣紅見文祥不像裝假，便把剛才發生的變故說了一遍。文祥若有所思，最後說：「大家放心，既然那妖人變成一個嬰兒，顯然是要用情打動若夢仙子。只要知道用情，而且用得如此之深，是妖是人又有什麼分別？」

衣紅大異：「你怎麼了？怎麼突然知道什麼是情了？」

文祥笑說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。」

衣紅會意，笑接道：「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勞乎子之精，坐地而吟，據『光罩』而瞑。天選子之形，子以堅白鳴！」《莊子》一書，衣紅早讀得熟透，她聽文祥引用〈德充符〉，特別將其中「倚樹而吟，據槁梧而瞑」改得合乎時令，倒是極其切題。文祥心有靈犀，報以一笑，相互擊掌。

百怪嘆息道：「唉！女人真是禍水，一個大博士，為了格瑞達，連老本都掏出來了！那位四法王為了杏姑要死要活！唉！還有我們這一位，連話都說不清了。」

法蒂瑪雖然不懂文祥和衣紅的對話，卻靈犀相通。她不便拆破，便顧左右而言他：「杏姑真了不起，也真可憐。」

千奇也大有所感：「真想不到苗女竟有這種人物！」

衣紅施施然走到千奇面前，打恭道：「謝千大人，小女子代領了。」

千奇忙改口道：「罪過罪過！苗女個個超凡出眾。」

百怪幾乎笑歪了嘴：「老怪活該！苗女兩個字豈是你能講的？」

衣紅眼一瞪，問：「那該誰講？」

百怪見形勢不佳，伸伸舌頭，一扭身，大叫著向機器人跑去：「笨無機物！你在幹什麼？先開電門再開電熱棒！只要把地弄平就好！」

原來杏娃已經接管了整個基地，大禍發生時，千奇百怪等人被困在電腦房中。當局判斷時機成熟，立即進駐，將能源站及磁場

增益器保全下來。

這時，黑金剛已把周博士等專家接到生化工廠中，極力勸阻周博士不要助紂為虐。其實她非常清楚，大法王此舉危害人類至甚，但生米已成熟飯，回頭無路。黑金剛唇焦舌敝，周博士始終不為所動。

待巨靈發威，地裂火崩，整個基地已成危卵，隨時將釀成滔天大災。周博士這才良心發現，大叫：「快想想辦法！如果地磁爆炸，整個地球就完了！」

黑金剛正要向當局呼救，只聽杏娃說：「放心，我們已經接管了大法王的能量站，一切都在控制之中。」

黑金剛本就提心吊膽，這時心頭的驚恐雖釋，但也頗為不滿，當局竟然沒有知會他就先採取行動了！只是目前情勢緊急，他不便也無暇多說，便安慰周博士道：「不必擔心，我們已經有妥善的安排。」

周博士不信，問：「怎麼安排？你們能控制嗎？」

直到大難平息，生化工廠及其鄰近毫髮無損，這才讓周博士心服口服。

這時杏娃又對黑金剛說：「你撤退的那批人我們已經安頓好了，待會自有用途。我已叫千奇等與文祥會合，你帶著這些人，聽我的指令行事。」

黑金剛忍不住說：「報告當局，在我的計劃中……」

杏娃說：「你的計劃很好，但是我們作了精細的計算。現今唯一的解決方案，是利用電磁場與時空的交換，把大法王等人送回過去！」

黑金剛大驚，說：「不可以！那只是個理論！」

杏娃說：「是唯一可行的理論，請不要再爭了！」

黑金剛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回頭問格瑞達：「妳聽到了嗎？當局瘋了！竟然想試驗時光倒流！」

格瑞達笑著說：「那有什麼不好？等當局試驗成功了，我也要回十六歲時去玩玩。」

千奇等人銜命到湖邊與眾人會合，他們一走出電腦中心，就見南區整個地形陡變，到處巨岩聳立，或橫或豎，犬牙交錯。熔漿四佈，硫磺氣息薰人，四下不是白茫茫的霧氣，便是觸目驚心的黑色堅塊，哪裡是人間景象？

他們急忙趕到那片尚稱完整的平地，普拉格拉還在演講，千奇忙利用電波破了大法王的磁障，救出衣紅等人，並告以當前狀況。

千奇說完後，杏娃接口道：「各位辛苦了！其實我也很辛苦，剛做完師父給我的一道習題，稱之為編導。」

衣紅喜道：「哇！杏娃！妳的聲音真美！一日不聞，如隔三秋兮！」

杏娃說：「別拍機屁！這場戲要我們姐妹通力合作！」

衣紅說：「妳也別拍人屁！我不過是妳的工具，受妳支配罷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好吧！妳不幹，我找別人去！」

衣紅急道：「我沒說不合作呀！快講！」

杏娃說：「很乖！待會我會安排，讓大法王等人回到過去的時空！」

衣紅不相信，問：「回到過去的時空？那不是時光倒流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那是科幻小說！我是玩真的！」

衣紅問：「怎麼玩法？」

杏娃說：「只要你說服大法王，他同意回去就行！」

衣紅問：「這麼簡單？」

杏娃說：「妳忘了？我們利用時間理論，曾合力把法蘭德司制服！現在我已經完全瞭解時空與電磁場的關係，但要先說服大法王，他得同意才行！」

大法王感喟有加，人生如夢，只是現實是無情的桎梏，夢做得每下愈況。當他神遊大漠歸來，眼前只是一片殘像……

他再定睛一看，面前不遠處，密密麻麻坐了七八個人。文祥、衣紅、左非右、法蒂瑪、風不懼、千奇、百怪及古嚕嚕等人，笑吟吟地並排坐著，靜悄悄地望著他。

大法王已是處變不驚了，只疲憊地問：「是不是四弟放你們出來的？」

衣紅答道：「啊！四法王？不必麻煩他，老實說，這裡當局已經進駐了。」

大法王只挑了挑眉毛，說：「那你們坐在這裡幹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給你送行呀！」

大法王回頭看看，一應人眾都安靜地坐在四週，他神色慘然，說：「去金星嗎？難道你們不嫌麻煩？」

衣紅說：「啊！金星？那太虧待法王了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還有更理想的地方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有，問題在有人不知道他到底要什麼！」

大法王突然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說得好！說得好！剛剛普拉格拉博士還恭維我，說我動機、立場、目的完全明確！我想了半天，找不到他這話有什麼毛病。既然小姑娘另有高見，本法王生死不惜，但願學學你們孔老夫子的雅量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』！」

衣紅說：「法王當知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更何況法王並未敗在當局手裡。」

大法王嘆道：「小妮子別安慰我，輸就輸了，本法王不是無知之輩。」

衣紅說：「噫！法王這就錯了！你的磁場絲毫未損，你的人馬也完好如初，只不過當局偷渡陳倉。法王怎可效法蜀中阿斗，說出這等沒有志氣的話來？」

大法王苦笑說：「那我眼前看到的又是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可知什麼叫虛擬幻境？」

大法王搖搖頭說：「不必來這一套，本法王身邊還藏有一套超級電腦，是全部磁控的核心。我早試過了，系統全部中斷，不是虛擬，亦非幻境。」

衣紅說：「好極了，法王願意接受事實吧？」

大法王神色一振，說：「本法王只接受事實！」

衣紅嚴肅地說：「好！第一點，勝者為王，電腦當局的治權法王可願承認？」

大法王痛快地說：「當然承認！」

衣紅又問：「第二點，在地球上，天上地下無人可與電腦當局為敵。」

大法王有點猶豫，說：「可以承認！但本法王絕不放棄！」

衣紅說：「第三點，在法王不放棄既定目標下，如何使之成為事實？」

大法王又哈哈狂笑，說：「小妮子可知道妳們中國有個移山的愚公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僅知道，而且小女子就是愚公之後。」

大法王說：「那妳當知，世世代代，總有成為事實的一天！」

衣紅說：「大法王是明理之人，如果今天就能實現，何必拖到未來？」

大法王大異，反問道：「今天就能實現？」

衣紅斷然說：「淑女一言，駟馬難追！」

大法王再追問：「不是虛擬？不是幻境？」

衣紅說：「人格保證！」

大法王一躍而起，怒道：「賤人！妳把本法王當作何許人了？」

衣紅冷靜如常，說：「一言九鼎的大丈夫！」

大法王仍舊怒不可遏，大聲說：「那怎麼可能？」

輪到衣紅笑了，她一邊笑，一邊說：「原來法王是自欺欺人！」

大法王雙拳一握，說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明知不可行，卻要族人為你賣命！那是為了什麼？」

大法王氣餒了，說：「那只是希望，人生沒有希望，生不如死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明知道當局有莫大的能量，可以助你實現希望，為何不信？」

大法王停了半晌，他總算明白了，當局當然有此能力。可是他無法相信，在多年與當局作對之後，她居然還有如此度量：「為什麼當局要助我實現希望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是一種考驗，當局如果要為人類謀福，就必須讓人人滿足。」

大法王又問：「如果我要當局讓位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問題在別人願不願意，不過，假如將時空錯開，宇宙中將有無數個符合你追求理想的時空。不過這也是一種考驗，當局若要為人類謀福，就必須讓人人滿足。而要滿足人人，則必須具備無比的神通。」

大法王不能置信，問：「把時空錯開？」

衣紅說：「是的，讓你們回到過去的時代。」

大法王又問：「妳是說時光旅行？」

衣紅點點頭，說：「可以這麼說，算是時光倒流吧！」

普拉格拉大叫：「不可能，那只是理論！」

衣紅說：「博士，當年反對磁通子理論的人也是這麼說的吧？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至少，時空係數能量太大了，不能控制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是不能控制，是不知道如何控制。博士，你們費了幾十年心血，累積了極大的能量，留在這裡也是禍根。需知解鈴尚須繫鈴人，在博士你的協助下，當局還可以調動更多的能量，既讓人人滿意，又解決了當前棘手的難題。」

普拉格拉張口結舌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。

大法王苦笑說：「就我們這幾個人回去，那也太寒酸了吧？」

衣紅笑道：「我不是說過嗎？你的人馬毫髮未損，都等著你一聲令下，脫離這個時代，打道回府哩！」說畢，現場立時出現了三個十數丈高、佈滿全區的大屏幕。最左一個是法王的家屬，包括二法王、三法王等共四百多人，一個個興高采烈地呼叫著。中間一個則由周博士領頭，約有一百多位中國工程師，正向這邊搖手吶喊。再一個是基地磁場增益器的半圓形建築前，有印度籍的，也有阿拉伯人、中國人，大概有三百多位。

見大家安然無恙，人人悲喜交集，各自跳著叫著，互相擁抱著。屏幕上下相互問好，放聲高呼，現場亂成一片。

大法王淚如雨下，舉起雙手，向天高禱：「我主阿拉！感謝您的明智，我們永生擁戴您，將生命奉獻給您！」說罷，他撲通跪倒，叩頭不止。

不論現場或屏幕中，人人向天拜倒，喃喃呢呢之聲一時不絕。

最後大法王站起來，全場齊聲歡呼：「法王萬歲！法王萬萬歲！」

大法王這才笑了，胸脯一挺，說：「我們準備好了，去哪裡？」

衣紅說：「時間是兩百年前，空間由你決定。」

大法王說：「可以接受。」

衣紅又問：「不後悔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不後悔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計代價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不計任何代價！只要當局真做得到！」

突然有人大呼：「如果不願意回去呢？」

大家注目一看，竟然是四法王。

大法王喝道：「哈米！沒出息！難道世上的女人都死光了？」

四法王叩頭不止，說：「大哥！我要的不是女人，是杏姑！」

大法王回過頭來，對衣紅說：「代價沒有，但有一個條件！」

衣紅說：「法王不用擔心，時光倒流是既定流程，不能任人自主的。不過除了各人及隨身衣服以外，其他的什物都不能帶，也帶不走！現在一切都準備就緒了，行將開動，祝大家一路順風了！」

說罷，眾人只覺得一陣恍惚，眼前影像扭曲，好似波光雲影般。所幸那只是霎時之事，等衣紅等人定下心來，仔細一看，自己這幾個人，身著海灘裝，或站或坐，竟置身於一個明媚如畫、風光無限的海灘上。

衣紅首先大叫：「我們怎麼了？」

一時人人錯愕，相互看來看去，誰都搞不清楚眼前是怎麼回事。

還是衣紅反應快，她喝道：「杏娃！妳沒死吧！」

杏娃的聲音清晰地傳來：「真是生不如死！我是求死而不得！」

衣紅怒道：「什麼生生死死，妳且說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杏娃嘆氣道：「真是吃力不討好！居然沒有人感謝我！」

衣紅真的火了：「杏娃！妳再不說清楚，妳不死，我也要感激到妳死！」

杏娃說：「好不容易，我把法王送回兩百年前的世界去了！」

古嚕嚕馬上說：「真的？時光倒流真的實現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錯！我聽到普拉格拉的理論後，發現師父已給我留了一個介面，行得通！正好他們的能量充足，也唯有這樣才能避免一場大禍！」

左非右也饒有興趣：「那這是哪裡？我們怎麼到這裡來了？」

杏娃嘆道：「我經驗不足，算了又算，還是出了點小差錯，這裡是波斯灣！」

古嚕嚕急問：「一點小錯？整個世界可能都改變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那還不至於，我們檢查過了，其他的保證絲毫未變！」

古嚕嚕反駁道：「首先，他們把現代科技帶回去，就會改變世界生態。」

杏娃說：「放心，第一，他們不是科學家，雖然知道一些新奇名詞，只算得上是幻想家，充其量寫一本不能上市的科幻小說，如同什麼浪子之流。第二，法王們對文化沒興趣，連情書都沒寫過一封，又怎麼寫小說？第三，他們那一族有的是石油，吃喝玩樂，最後還是還原成石油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科幻小說也有啟發性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科學真正的成就其實在於累積的資料庫，人的思考能力相去天淵，有人沒有資料庫一樣想得通，但絕大多數的人只能照章行事。而資料庫是隨時代和環境變動的，該出現就出現，沒有誰能帶著走，所以絕無問題。」

古嚕嚕問：「可是妳忘了老祖母的故事？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什麼祖父祖母的事！」

古嚕嚕試著問：「沒有？妳怎麼能改變大自然的規律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能哪，我只改變了源頭的機能！」

古嚕嚕更好奇了：「怎麼改變法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讓他們都失去性功能，那樣對別人就沒有影響了！」

黑金剛一直忍耐著，這時大喝道：「當局！你怎麼可以濫權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沒有濫權呀！」

黑金剛怒道：「怎麼沒有？你把他們都送回兩百年前去，不是濫權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大法王自願的！你們都聽到他連時間地點都要求得清清楚楚！」

黑金剛又說：「那你也不能讓他們失去性功能，這也算濫權！」

杏娃說：「冤枉！大法王自己說不計任何代價！如果讓他回去討上一百個老婆，要是做了你的祖父怎麼辦？」

千奇看到文祥腕上的佛珠，有八顆已經透明了，宛如胭紅的水晶。他自是欣喜，順口說：「恭喜！看來八關已過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大概是吧！」

千奇問：「上次我們見到四顆，權關和貪關是什麼時候過的？」

文祥說：「大概是上次從法蘭德司的南極宮回來時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不，是從小週天回來以後，我還以為是素仙子送的禮哩！」

千奇問：「什麼北極、南極、週天、神仙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和法王的沙漠故事一樣，都是杏娃的傑作。」

杏娃說：「姑娘！不要冤枉我！」

衣紅一口咬定：「誰冤枉誰了？我本是外星人後援會霹靂小組的成員，威風凜凜！現在卻變成了電腦聯盟特遣小組的敢死隊！死又死不了！妳看看人家大法王！貫徹始終！多有志氣！這一切都是妳害的！」

任務完成，黑金剛等還有他事，相互道了珍重，他們便先走了。

衣紅思前想後，發覺這件事破綻百出，最後終於忍不住了：「杏娃！不對！不是妳搞鬼，就是上天執法不公！」

杏娃說：「大小姐有何指教？」

衣紅說：「告訴我！為什麼法蒂瑪的法力失效了，四法王也變成耗子，偏偏那個青色妖靈和錢師兄的本領驚人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那是妳沒有讀通層次論的緣故！在能量的層次上，最高要屬無盡的精神態。得到那種能力的，通常被尊為神、佛、仙、靈，人充其量只能運用重力、電力、磁力，稱做物理。在物理環境下，磁力、電力可以互換，哪種力場大，就可以控制小的。龍宮基地的磁場太強了，連我們都要用低頻躲避。」

「不通！不通！法蒂瑪是真理教的門徒，應該是靈力。」

「真理教講的是科學，是社會心理學的一支。妳忘了，以往法蒂瑪有幾十串念珠，那都是電能，現在沒有電珠，法蒂瑪只能讓人催眠了。」

「還是不通！那大法王呢？他又修成什麼神了？」

「那是大法王的基地呀！大法王……」

「強辯！他的基地就有特權了？」

「正確！我們查出他隨身帶著一部微型磁控光導電腦，那是世紀初在美國帕拉奧圖發展出來的，是以光纖傳輸訊號，利用微磁極控制，速度比電子快數十倍。只是當微分子技術成熟後，電極達到分子級次。由於生產成本低，耗能功率小，速度且不相上下，光導電腦便失去了應用價值。」

「大法王這部電腦是從哪裡來的？」

「我的記錄是從二〇一八年開始的，之前的事只能東拼西湊地搜查。至少，大法王這部磁控光導電腦完全不受磁場影響，而且可以控制磁場。」

「還是不通！這麼好的東西，妳怎麼會讓它留在深海中？」

「沒有留在海裡呀！」

「那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我讓大法王帶回二百年前去了。」

「什麼？妳不是叫我告訴他，什麼都不能帶嗎？」

「是呀！可是能什麼都不帶嗎？寫小說容易，要顧全現實呀！」

「什麼現實？」

「什麼都不帶，不包括身上穿的呀！我們是講人道的！後來我看大法王那個神情，心裡實在忍不住……」

「杏娃！不許騙我！妳怎麼會有『心』？」

「啊呀！我忘了！老實說吧！我故意給他帶回去的！」

「那不是破壞了宇宙流程嗎？」

「這就是我想知道的，事實證明，破壞不了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如果二百年前大法王已有磁控電腦，別的不談，至少妳就變了。」

「妳想知道人有多笨嗎？我師父也是來自未來，但是他說的話誰都不信，只好寫寫不賣錢的東西。大法王更慘，他們回去後，族人都離開他了，他又老得不能騎駱駝，只好當個路邊的吟遊詩人，每天窮唱『哈米迪呀哈米迪』。」

大家聽杏娃學大法王唱哈米迪，禁不住都笑出聲來。

衣紅追問不捨：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我也派了一個分身回去，他那個電腦很堅固，那個時代又沒有工具……」

「不要說得那麼玄，古人也不是那樣笨！」

「妳知道那裡面的光纖有多細嗎？頭髮直徑的千分之一！」

「法王不能用，又打不開，只好放在桌上當紀念品。大法王過世後，欠了一屁股債，有人便拿這個『盒子』抵債。後來輾轉流落到埃及一家古董店，在大門口被人當檯燈架子，檯燈賣了不少，電腦卻待了一百多年。直到我開始服役的前一年，有個阿拉伯人把它買去了，而我的時間到了，那分身就失效了。」

「妳是說，大法王用的電腦就是妳送回去的那一台？」

「我沒有這麼說，我只陳述事實。」

這一席話簡直匪夷所思，大家都沒有搞清楚，到底大法王是不是那個阿拉伯人，而這一台是哪一台？有的猜只有一台，皆因杏娃多事，以致循環不止。有的猜大法王用這一台做樣品，另外委托人設計了一台。

總之，各有各的看法，各有各的理論，吵得不可開交。

最後杏娃打破沉默：「各位……」

衣紅早煩死了，立刻接著說：「夠了！夠了！大家都考完試了，該輕鬆一下！杏娃，好說！到哪裡去玩好？」

文祥問：「杏娃，妳有話要說嗎？」

衣紅搶著說：「都及格了，還說什麼？」

文祥說：「哪有自己說自己及格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監考官，我說及格就及格。」

文祥納悶道：「誰說妳是監考官？」

衣紅指著文祥右腕那八顆通紅的佛珠，得意洋洋地說：「文公子，杏姑娘說的，你難道忘了？」

文祥更是莫名其妙：「杏姑娘？哪個杏姑娘？」

衣紅說：「莊子說的，是杏娃！」

杏娃說：「衣姑娘錯了，我不是姑娘！」

衣紅覺得奇怪，問：「杏娃！妳參透了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那位杏姑娘說得好，神仙不該有男女，所以我不是姑娘！」

衣紅笑了，說：「委屈點吧！難道妳想做妖怪？」

杏娃問：「這與妖怪有什麼關係？」

衣紅說：「妳聽過『妖怪姑娘』沒有？」

杏娃說：「素未得聞！」

衣紅說：「正是！姑娘是尊稱！杏娃姑娘多好聽！」

正在說時，但見銀光一閃，錢昆與四兄弟出現在眼前，錢昆上前一步，拉著左非右問：「那個魔頭呢？」

左非右一見師兄，迫不及待地說：「他帶著若夢師妹逃走了！」

錢昆跺腳道：「糟了，我等都被他騙了！你見到師妹了？」

左非右道：「沒有，只聽他把杏花姑娘叫成師妹的名字。」

錢昆道：「怎麼可能？當青色巨靈挾持若夢師妹遁出大週天時，空虛四兄弟奉師嚴命，正在人間為我的廬舍護法。待我接到似愛師妹的通知時，我的神靈正要復體，一時不能分身。直到愚兄法力恢復，那時妖孽已隱，遍尋不著。我只得擺出搜魂大陣，見到妖孽在海底現身，這才兼程趕至。」

「愚兄適才小覷了他，任由空虛四兄弟前去，不料他們謹守師訓，一定要等我下手。那妖孽也算神通廣大，早就在月球上佈了一些陷阱，我等一一破去，方才醒悟他是聲東擊西。現在妖孽又隱，人海茫茫，我們到哪裡找去？」

左非右難過地說：「是我的錯！沒想到杏姑就是師妹！」

不三說：「先別管對錯，他們走了多久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現在我已經沒有時間觀念了，應該很久了！」

不三說：「那麼追呀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怎麼追？不知他們去哪裡了？」

不四幾乎哭出聲來：「怎麼辦？小師妹，我們害了妳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別擔心，我們來會診一下。」

亂七說：「怎麼會診？」

衣紅說：「大家一起來想呀！比如說，他們一定逃出海底了。」

八糟說：「這還用得著想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，所以我猜他們可能藏在另一個海底！」

左非右眼睛一亮：「水晶宮！」他馬上問杏娃：「杏娃能不能給我接若傑？」

屏幕上，若傑和比爾被一群怪物團團圍住，那些怪物各有三頭三尾，共著一條粗如湯碗的蛇身。三條紅信頻伸，眾尾齊搖，沙沙之聲此起彼落。

左非右大驚，說：「若傑，小心！」

若傑神色凝重，不敢稍息，倒是比爾聞聲抬起頭來，一見大家便高興地打招呼：「嗨！各位好。」

衣紅忙問：「你們在做什麼？」

比爾說：「這是基因變體的響尾蛇，若傑打算把它們送到生態博物館去。」

衣紅問：「就你們倆，要不要幫忙？」

比爾苦笑說：「不用，妳看，我的血管連著免疫血清。」大家一看，果然比爾背上插著一個大瓶子。

衣紅說：「那若傑呢？」

比爾說：「我們是一體呀！血管都連接起來了。找我們有什麼事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能不能看看水晶宮那邊有沒有事？」

比爾閉上眼睛，一會又睜開說：「一點事都沒有，羅貝特夫婦要我問候你們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至少排除了一個可能。」

比爾問：「什麼可能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在追查一個惡毒的妖魔！」

若傑一聽，立刻站直，大聲說：「惡毒的妖魔？比我還壞嗎？」

衣紅知道他的個性，說：「跟你比？那只能算隻小貓！」

若傑失望地哦了一聲，專心對付怪蛇去了。

衣紅與比爾道別，又對眾人說：「至少可去的海底不多了，要上陸地，我猜是中國，而且是右江一帶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會那麼笨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是笨，要知道大隱隱於市，小隱隱山林。」

眾人都不可置可否。

衣紅又說：「所以我猜可能是碧水山苑。不然，問風哥看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什麼猜呀，可能的？不夠透徹！」

突然杏娃插口說：「我夠透徹，只要離開海底，就逃不出我的掌心。」

左非右大喜，問：「他們在哪裡？」

杏娃說：「朱仁峰，朱雀洞！」

風不懼點點頭，說：「嗯！透徹！」

錢昆立刻說：「朱雀洞在哪裡？我們快趕過去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就知道，所以半天沒說。」

錢昆問：「為什麼不說？」

杏娃說：「怕你急著要去。」

錢昆說：「可是師妹有難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做人要有信用吧？」

錢昆說：「當然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曾答應朱仁，十一月四日赴約的！今天才二十三號。」

錢昆說：「管他什麼約會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行，這是原則！不相信你問風不懼！」

風不懼搖頭說：「唉！還是不夠透徹！」